

边角料里的爱意

孙达佳

下班回家时，路过一家开了近30年的炸鸡店。吆喝声从小店的深处传来——刚出锅的“手枪腿”。手枪腿？看我疑惑，店家一比画，没错，眼前赫然一只熟悉的鸡大腿。印象中，它该来自太原城郊，灰头土脸，总是一副受惊的样子，扑棱着翅膀，一张口还是本地鸡的口音。不知何时，它竟有了时髦的名字。我捧着手中透出油渍的牛皮纸袋，里边有两袋标志性的孜然、辣椒调料。我顾不上别的，拿手掰了一块微微有些滚烫的鸡皮吃，有点酥，还有点咸，而味道终究还是与过去不同了。

1998年，这家炸鸡店刚开业。我和家人围坐在客厅的大圆桌前，暖黄的灯光下，我捧着滋滋冒油的鸡皮大嚼，溢出来的汤汁顺着我胳膊滴下来，落在我的腿上，还有塑料凉鞋上。这是母亲在下班途中骑着自行车买回来的。那阵子，这家店的炸鸡是太原人的心头好。父亲总要为了母亲买回的炸鸡特意“来一杯”。彼时，炸鸡的香气与酒香混合在空气中。“佳，这块最好。”我一边吃着，时不时有父亲或母亲递过来一小截鸡筋儿、一小块鸡肉，甚至不由分说地径直塞进我

的嘴里。好像剩下的就是一些边角料，肉不太多的部位。

我看着我眼前两岁多的儿子，头发黄黄的，瘦瘦小小的，嘴里嚼着一小块鸡肉。他不爱吃饭，似乎和我小时候一样挑食。我从这只鸡大腿上准确找到最嫩的部位，撕下来，递给儿子。他疑惑地问：“妈妈，没有鸡皮吗？”和我一样爱吃鸡皮的小家伙，瞅着我发出灵魂拷问。“宝，妈妈看看啊。可奇怪了，这只鸡真没有皮。”我接着煞有介事地说：“这只鸡呢，因为起床太晚，把衣服落在家里了。所以呢，它的皮还在家里的凳子上挂着呢。你吃的这块肉呢，是它身上最鲜嫩的部位，不信你尝尝。”为了对付儿子，让他多吃一块肉，我每天都在编各种故事。一条鱼，我告诉他，这是一条来自大海的鲨鱼，起因是他喜欢听一首关于鲨鱼的儿歌。我还告诉他，宝贝，这只虾呢，是北极的虾妈妈，它漂洋过海来找你。这不，它刚扭着屁股游过来的。儿子举起虾，又瞅瞅我的屁股，有些疑惑地吃掉了虾。

我如今也吃到了当年我没吃过的炸鸡边角料，那些并不好吃的部位。西瓜的最中间让给了儿子，

我理所当然地吃到了有籽的西瓜。鱼的嫩肚皮给了儿子，于是我吃鱼时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挑剔。过去我儿时家里的时钟，仿佛还挂在一进门的大墙上，滴滴答答响个不停。抬眼间，时光从过去款款而来，流光溢彩。

我的母亲偶尔会和我讲过去的故事。上世纪70年代，在母亲儿时，我的姥爷也总会带回家一些好吃的。一般都不会买很多，总是5份。我的母亲在家里排行老小。我姥爷把沙琪玛分给兄妹三个一人一份。给了我姥姥一块，又把本该留给他自己的那块放在了我母亲的面前。而为了防止母亲的哥哥姐姐有意见，我姥爷会严肃地说，因为我母亲年龄最小。最小，在那个时候，成了没有原则的理由。

风从没说过它眷恋大地，却把大地吹绿。云从不言语它热爱人间，却用心田点滴播撒。

此刻，我吃着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几天前的杏。不出所料，儿子叫道：“我也要吃。”我说：“杏过期了。”他听到“过期”两个字，就乖乖转过身，继续玩手中的积木了。可我分明听到，他嘴里嘟囔了一句：“为什么妈妈就能吃过期的呢？”

立黄昏

指尖

傍晚，西天云层缤纷，仿佛油彩不小心被打翻了，斑斓色彩毫无秩序地涌成团状或条状，总想靠近仔细端详一番。怀着如此心境上路，急切又欣然，眼见得天越来越暗，恨不能跑将起来，轻浮莽撞，仿似回到年轻时。

掀翻记忆图册，年轻时代似乎并未存储过类似画面，更多的是雨和雪，寒冷又热闹。也是，繁弦急管的日月，哪有时间去抬头观云识雾呢。再往前，不小心撞上童年，自己站在泉子沟的陡坡上，痴望着天边浩大的云彩，沉重、黏稠而轻飘，惊得说不出话来。耳边，传来母亲塑料鞋底踩在路上的啞啞声，她担着空水桶，沿着陡坡急促地地下到泉子沟底，在那里，深井水面上，清晰地印出几团又红又橘、又青又乌的云层，不久她的水桶会敲碎这些云图。等她上了坡，我会在水桶里，试图寻找到云的碎片，但没有一朵云是可以打碎的，乃至她的两只水桶，会出现两个一模一样的云层倒影，小，远，亮，圆满。当然，它们远没有在天上好看。

在阔大的天幕，我看见过羊群和马群，河流和远山，也看见过草丛和树木，还有马群奔跑时蹄下腾起的黄尘。有一天，我看见一张眉眼清晰、表情丰富的脸，一会儿微笑，一会儿愤怒，一会儿眉眼拉下，竟然一副哭相。凉风吹来，灌进衣服里，我鼓囊囊地站在那里，母亲的声音从深处传来，“回家了”。更多时候，母亲会将水桶放下，跟我一起观望变幻无穷的云层，好像有某种极其神圣的东西控制着我们。我们从不说话，就那样静静地，让风吹拂着额头，让彤云映红我们的脸。我曾坚信，母亲水桶里的彤云会被她藏到水缸里，这是我愿意回家的理由。

有时，在小河口等大人们从对岸的地里散工回家。一群小孩叽叽喳喳，觉得是河水把天空染成七彩色的。我们在河水里洗脸、洗手，将脚伸到河里，缓慢而神圣地抽出来。没有，我们还是以往的稚拙模样——被夏日晒得黝黑发红的脚面和小腿、胳膊、脖子和脸。有人说温河是从天上流下来的。这个结论我们很赞同。只是，为什么天上会有那么多颜色，河水却没有任何颜色呢？极目远望，流水与长天相接处，到底有怎么的秘密？我们发誓，长大后，一定要沿着温河，像鱼一样，逆流而上，像鸟一样，逆风飞翔。

后来呢？我看见一个在时光影像中快进的自己，无数张表情快速变换——树干上刻字的自己，雪地里跋涉的自己，被冷雨浇灌的自己……好不容易按下暂停键，一个茫然四顾、神情疲惫的自己定格。已经不年轻了。惊觉无数日子被虚度，被忽略，忘记抬头，也忘记低头。像一粒尘土，被命运的大风吹着，滚动着。终将停驻在生命的黄昏，却永难抵达那些拥挤的、厚重的诡谲云层。它们在前方、上方、远方。

我当然没有永远朝着天空走下去的胆量。随着天色昏暗，云层呈现出更加纯粹、深厚的浓墨重彩，在壮阔的美和忧伤面前，我们哑口无言。

人间最美六月天

荆卓然

一只蝴蝶落在了一朵鲜花上，两只翅膀就像两支船桨，划动着花朵的小船。

这是人间最美的六月，观看这样一场来自山野的精彩“演出”，我的耳边忽然响起了那首“妹妹你坐船头，哥哥在岸上走，恩恩爱爱纤绳荡悠悠……”的歌曲。我一个大小伙子，脸上居然漾起了几丝羞涩。

在我的审美倾向中，三月有点冷，冬天的残兵败将，一不留神就会袭击我们一下；四月绿太浅，北方那些远远近近的鹅黄色，还携带着几分沧桑与荒凉；五月是一个渡口，等待着万物开始进入生命的快车道。只有六月最赏心悦目，该绿的草木都全力以赴地绿了，该开的花朵都争先恐后地露出了笑脸，山野上那些花朵如同万家灯火，带给我们的是生命拔节的欣喜和力量。

六月，我喜欢放下诸多烦恼与杂事，在周末到附近的乡村休闲散步。车子沿着绿意流彩、宋词元曲一样平平仄仄的乡村路前行，我会产生一种由衷的自豪和幸福。人生能有几多六月，可以供我们如此挥霍啊？其实，只要心态平和，时刻保持乐观主义精神，充满波折起伏的人生之路，何尝不是一次充满诗情画意的旅行？在一户农家的菜园子里，我采购了鲜嫩的黄瓜、豆角、西红柿和白菜。菜农说，这些完全使用农家肥种植的蔬菜，本来没有计划销售，是满足自家一日

三餐的。她顺手又摘下一根黄瓜来，递给我，说：“你尝尝，感受下和市场里买的黄瓜有啥区别。”这根黄瓜的身上还带着毛茸茸的刺，有点像新生儿的胎毛。我咬了一口，脆生生、甜丝丝等词语立刻涌上了心头。再看黄瓜的茬口，绿生生的，让我舍不得再咬第二口。豆角的味道，也和市场上买来的豆角全然不同。奶奶在世的时候隔三岔五总要吃一次这种集豆角、土豆、倭瓜、豆面疙瘩为一锅的“和和饭”。每次用我在乡下买来的食材做出这种面食，奶奶的饭量明显见长，吃满满两小碗才过瘾。奶奶会问我的母亲：“艳孩呀！最近这‘和和饭’咋这么香啊？”母亲说：“妈妈，这是卓然去乡下买来的蔬菜，没有用过化肥和农药。”奶奶记住了妈妈的话，每逢周末就催着我们开车去乡下购买绿色蔬菜。奶奶说，七月的井水，六月的菜，香煞老神仙不用抵命。

六月的乡下，各种属于山野的花儿，竞相露出笑脸。我尤其喜欢喇叭花和打碗花。喇叭花就是乡下办红白喜事时候，请来的鼓乐班子，鼓着腮帮子、努着吃奶的劲儿，吹一曲《妹妹你坐船头》，听得青春期的女孩儿心里扑通扑通有小兔子跳，脸上的红晕能点着香烟；一会儿吹《走西口》，凄凉的曲调荡气回肠、柔肠百转，有儿女在外边打工的父母，不由就会想起孩子们在



外边的艰难，赶紧给孩子们打个电话，问个冷热，报个平安；一会儿吹一曲《老鼠娶亲》，热热闹闹、蹦蹦跳跳，乐得小孩子们眉毛弯弯到可以挂住奶壶子。打碗花则匍匐在地上，若小小的灯盏，送走蜜蜂引来蝴蝶，像农闲时节父老乡亲彼此间的串门，化解着天地间、人世间的孤独与寂寞，传递着彼此间不带面具的朴素的温暖和挂牵。

六月，我还喜欢到公园去欣赏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。好多次，我于恍惚间“偶遇”宋代大诗人杨万里。我们一起阅读这花中的清官，一起朗诵他老人家的千古名句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。感谢六月为荷花的盛开提供了温度与湿度，感谢荷花美化了生机勃勃、芳香乾坤的六月。

人间最美六月天。美食、美景、美好心情的六月，总是让我也如夏天的草木般通体舒泰、枝叶碧绿。